
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出版

日本研究會小叢書

第六十九種

(九一八三週紀念特刊)

九一八事變之回顧

日本評論社通信部

九一八事變之回顧

南柔編

一、前言

九一八瀋陽城頭一夕砲聲以後，遼，吉，黑，熱四省的領土便相繼淪陷於日人手中；這樣失地的容易，和失地的廣大，實在可說是開了世界史上一個國恥的新紀元。

可是自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，已經三週年了；失去的山河收復了沒有？對日外交的結果怎麼樣？國民抗日的情緒又怎麼樣？可以說，沒有一樁能使人滿意的！自從塘沽協定簽訂以後，中國十分之一的領土，十分之一的人民，已完全劃出爲非武裝區域，而公然地聽受日本人的宰割了。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未久的時候，全國人民慷慨激昂，有的是實地奔往前線去，拿光榮的中華民族的血和敵人拚；有的是竭力輸助軍需，完成抗日軍的壯志；有的是誓死不買敵貨，築成全國國民對日經濟絕交的聯合戰線。可是現在呢？東北義勇軍雖然仍還出入於白山黑水之間，誓死不與敵人兩立，可是本部的國民，對於這個奇恥大辱的慘痛的記憶，似乎已經在腦袋裏漸漸地褪色了，抗日的熱烈情緒，現在

已經漸漸地冷却了，對日經濟絕交的口號，也似乎已成了歷史的陳迹，大家不再提了！尤其自從新稅則施行以後，因為對日貨所課的稅率較前減低，一般奸商更喪心病狂地大進其日貨，以逞一己的私慾。全國人民，沉迷的沉迷，享樂的享樂，滿目都是歌舞昇平的太平氣象，不復把收復失地是國民的責任記在腦裏，就是奇恥大辱的九一八事件也似乎忘掉了。要知道，日本人的所以屢犯不已，陷我於俎上之肉，也都因為我國政府人民事前昏昏曠曠，一無準備的原故。我們受了這樣一次破記錄的國恥以後，仍不知警惕，發憤圖強，而因循如故，肆意享樂，這何異於火山上跳舞，國家的毀滅是可以預期的了！

爲了喚起國人的注意，重新在腦筋裏下個慘痛的印象，想在這本小冊子裏，把九一八事變的前因，先作個概括的說明，再從瀋陽的一夕炮聲起至偽國成立爲止，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，這便是本書的目的。

二、九一八事變的前夜

東北處在強鄰夾攻之中，地位的艱危，是識者所共喻的。自從張氏易幟，服從國民

政府以後，外交遂歸於統一。這時，中央就應當審察東北的現實狀況，亟謀適應局勢的具體政策；可是身當其衝的，既沒有躬親視察，又不去伏案研究，徒以迎合淺薄心理的高調，作為搪塞重要外交的工具。我國的弱點，日本是瞭如指掌，可是日本的策略，我們却毫不加以問問。我們的外強中乾的實況，無論對那個國家都瞞不過，何況對處心積慮謀我已非一朝的日本呢？

外交的祕訣，在於進退自如。當進的時候便進，不可失掉時機；當退的時候便退，不可稍有躊躇。如果能夠進退得當，則國權可以永會保持。若是不當進的時候而進，一定要遭到挫折；反之，不當退的時候而退，則又一定會受到欺凌。所以對外方針，貴有一定的方策，應付環境，貴有機敏的見識。能夠進戰退守都合乎節度，那末禍患還未發生，可以預防牠；已經發生了，可以撲滅牠。

試想，日本軍閥的想攫取我東北，已經有三十餘年的歷史了，祇因為牠國力還未充實，環境亦有所不許，所以一向還不敢明目張胆地以軍事攫取我東北，而暫以經營經濟利益作為煙幕彈，來掩飾其對於領土的野心。這事，只要稍能留心日本問題的人，是沒有不知道的。

當巴黎和會初成之後，日本國內，軍閥勢力漸感薄弱；而一方面，碩果僅存的元老西園寺，又是有議會政治的信仰的，所以當時日本的政界洋溢着和平的氣息，而日本的政黨政治，亦能漸漸樹立基礎。所以對於我國的領土野心，不得不稍爲抑制。日本的政黨雖不能不和軍閥合作，但是軍閥在某種程度以內也不能不順應着時勢，以求政黨的諒解。

自從山縣有朋物故以後，軍閥深恐其勢力將被政黨消滅，就在社會上製造各種右傾的團體，以爲外援。同時又在陸軍教育上，極力鼓吹軍國主義思想，使青年將校受這種薰陶，以與國內和平的潮流相抗衡。於是，政黨的國策和軍閥的國策，乃成爲不能相容之勢。而其對於我東北的方針，也有不同了。政友會是和軍閥比較接近的政黨，所以田中義一組織內閣的時候，盛唱其所謂積極政策，出兵膠濟，干涉內政，終於演成慘事，據我山東。但是當時青年將校還沒有得志，田中因爲政黨關係，也不敢過爲己甚，所以終於把膠濟還了出來。而田中在軍部裏的勢力，亦因而失墜。明白了這種種，然後可以談日本的外交。

日本的外交，向來有二重外交之稱。其實，日本的對華外交，竟有三種機關鼎立辦

理，各行其是。那三種機關呢？就是，外務省，參謀本部，關東軍。關東軍本來是隸屬於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之下的，可是因為東北成了牠的勢力範圍，所以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也竟有鞭長莫及之感。而包圍着關東軍的，又有一羣日本浪人，他們都以「支那通」自命，盛唱併吞之說。所以關東軍時時有暴動的準備，而我國人竟像做夢一樣，完全不知道。

日本政黨的對華政策和其軍部的對華政策並不一致，上面已經說過了。就是同為政黨，在政友會和民政黨之間，其對華政策也是迥不相同的。政友會的政策比較和軍部相近，而民政黨的政策則距軍部甚遠。民政黨的所謂「幣原外交」，便是想用和平手段取得經濟上的利益；這和軍部所抱領土的野心，是有着顯著的不同的。日本的資本家方面，也很厭惡戰爭，深恐對華政策若趨於極端，勢不免引起日美，日英間的鬥爭，日無勝理，原不必論，即使能夠僥倖，也是得不償失，所以這一輩人是支持「幣原外交」最出力的。正因為如此，軍部對於實業家也極其不滿，說他們只知道坐享戰爭的成果，却不肯分担戰爭的危險。近年來日本大實業家的屢遭暗殺，其原因也正在此。再者，軍部之中，關東軍與參謀本部及陸軍省之間，其意見也很多出入。後二者，雖然也有領土的野

心，但是其顧慮國際形勢的念頭，終較前者爲深刻。在關東軍，則自信武力可以克服一切，只要能使中國屈服在關東軍的面前，其他國家會起什麼反響，牠是完全不管的。所以他們在東北捏造許多所謂「排日」「侮日」的事件，以促其本國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採取積極行動。而參謀本部和陸軍省，又復根據了這種沒根據的事，迫着外務省對華作強硬的交涉。可是在幣原時代，則常常答以「一切用外交手段解決」及「外交上自有辦法」，以緩和軍部的盲動。這種種實情，凡是稍爲研究日本問題的人，誰都知道的；然而我政府當局竟沒有覺察到。

國人當還能記得，在九一八事變之前，發生了所謂「中村事件」。就是，日本參謀本部的參謀中村震太郎，潛赴興安區刺探軍事情形，途中被匪類所殺害，日本就誣我軍隊所鎗斃，而提出來要挾。興安區本來是禁止外人遊歷的地方，日本軍人沒有獲得我國許可，也沒有領得我國的護照，這種生命安全的責任，當然不是我國所應負的。然而日本却乘機煽動其國人之感情，而終於釀成了柳條溝的事變。

日本自從戰勝帝俄以後，時時防其報復。尤以蘇俄建國以後，赤化的勢焰，時時有襲來瀨戶內海之虞。於是日本在興安嶺以迄呼倫貝爾一帶，據着免渡河的天險，設置防

俄的第一道防線，竭力經營，已經有十年了。在那里收買廢鐵，密藏軍需，招集鬍匪，已經成了無形中的佔領。該地帶內本來就多森林，人跡罕到，久已成爲神祕區域。自從日本經營以來，日本退伍軍人移住到那里去的，先後達二三千人之多。因爲這是日本第一道國防綫之故，每隔二三年，參謀本部方面必定要派員到那邊去視察，地勢山形，河流村落，有沒有變更。中村的潛赴該地，就是負着這個使命去的。中村一個人的生命，固然無足重輕，可是他所攜帶的地圖日記，都是關於國防祕密的，假使到俄人手中，對於日本殊多不利，所以日本政府方面接到中村失蹤的消息以後，就異乎尋常地焦急憂慮。但是，日本爲什麼因了一個中村而就不惜以武力壓迫中國呢？廣集於關東軍左右的日本浪人，見到中村事件的發生，便都磨拳擦掌，躍躍欲試；關東軍幹部也以爲時機已到，不容錯過，乃羣起請願於其國內的參謀本部和陸軍省。但是當時的若槻內閣仍嚴守着「幣原外交」的方針，不願意妄動，所以把這事件移交外務省交涉，祇允許關東軍派員會同辦理而已。這樣，關東軍知道已經沒有取得若槻內閣同意的可能了，就決定自由行動。七肥原（當時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）從東京歸來，所有駐在大連，瀋陽，長春等地的日本軍隊，都已接洽妥當，於是乘九月十八日的黑夜，用炸藥擊毀柳條溝一段鐵軌

，以爲發動的口實，這是我全國國民，至死都應記牢的！

三、從九一八到偽國成立

北大營的砲聲 自從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暴動相繼發生之後，北大營的砲聲又揭開了巨變之幕。自從所謂「中村事件」發生以來，日本軍閥時時倡言「實力發動」，喧囂紛呶，不可終日。到了九月十八日晚上的十一時十五分，南滿鐵路的柳河鐵橋發生了轟然巨響。日本軍以炸橋爲發動的信號，誣爲我中國兵隊所爲，就向北大營進攻。日軍攻入北大營的時候，我國兵士奉了長官張學良的命令，不加抵抗，而從後門退了出來。日軍縱火焚燒西邊營房，於是我國兵士中來不及退出的，就被日軍所繳械而成爲俘擄。北大營被佔據以後，日軍就向瀋陽城進攻；十九日的清早，日軍從西南城牆殘壞的地方入城，先把無線電台佔據下來，然後把「帥府」及長官公署，省政府等機關也佔據了。接着，張氏兩代竭力經營的規模宏大的兵工廠也爲日軍所有了。當事變發生之先，日軍常常自由演習，所以九一八晚上雖然鎗砲齊鳴，睡夢中的居民還以爲這是日本軍隊在操演，待到第二天早上起來，見到日旗飄空，伏屍遍地，才知道山河已經變色了！至於中國軍

隊的不抵抗，可說是完全由於軍事長官的觀察錯誤，信賴着國際均勢，以爲只要覺不由我開，日人就無能爲力的。

遼吉的失陷 瀋陽事變既然發生以後，撫順，安東各地亦同時被日軍所佔領了。於是，南滿路北段終點的長春立時感到緊張了。日軍預定十九日五時將駐紮南嶺和寬城子的華軍解除武裝；到了四時四十分，日軍就沿着鐵路進攻，我國軍隊起與抵抗，於是就開戰。雙方各有死傷，至二十日晨十時，寬城子被日軍所佔。下午五時半，南嶺亦陷於敵手，於是長春也就失陷了。二十一日日軍佔吉長路局，乃乘勢進攻吉林。下午五時，吉軍參謀熙洽迎日軍於車站，吉垣遂入日軍之手，華軍一部被敵繳械。二十二日日軍又佔鄭家屯通遼，敦化也在這天被日軍所佔，延吉風雲因以告急。二十三日下午，佔據瀋陽的日軍，而達新民府，攬皇姑屯至巨流河的一段北寧鐵路爲防地，以爲進窺錦州和榆關的根據。

國聯第一二次決議 日本既揭開了東亞的血幕，全世界立即感到震動。國際聯盟第六十五屆行政院會議正好在六月十九日開第一次會議，日本代表芳澤謙吉發言：據報紙消息，知道發生了瀋陽事變，現在已經電詢本國政府，等到有了答覆，即行報告給行政

院，並且請不要過於重視這種「局部的事件」。中國代表施肇基也沒有接到本國政府的報告，乃作保留的聲明。後來經過多次的會議，公論顯然在於我國方面，中國就請求應用盟約第十一條，採有效方法，以制裁日本。二十二日決議，向中日雙方政府提出緊急請求，逃免任何可使情勢嚴重或妨礙和平解決的舉動；并與中日代表協商，使兩國馬上撤退其軍隊。又通過把本日的會議錄以及關係文件，通知美國政府，以供其參考。可是結果，日本方面並沒有遵議撤兵，行動續有擴大，於是到了三十日又通過一個議決案，內容計分九項：一，行政已注意中日雙方對主席之報告；二，已認明日本政府聲明在滿洲無領土企圖之重要性；三，已注意日本代表聲明本國政府將繼續儘速撤退軍隊；四，已注意中國代表聲明本國政府於日本軍隊繼續撤退，與中國地方當局及警備力恢復後，將負保護鐵路線外日僑生命與財產安全之責任；五，行政院信任雙方政府避免擾亂和平之善意舉動，並已注意雙方代表担保各該國政府將採取必需步驟，以阻止事件範圍擴大；六，行政院請求雙方，迅速恢復尋常關係，迅速完成上述承諾之執行；七，行政院請求雙方，於短時期內將情勢之發展通知行政院；八，如無任何不能預測事件發生，行政院決定於十月十四日再召集會議；如無召集會議之必要，行政院賦予該院主席以取消十

月十四日召集會議之權。日本代表當時宣佈承受此項決議案。中國代表則希望派遣一個中立視察團，在當地協商辦法，並監視日方撤兵。

美國態度的表示 國聯二十二日的決議，錄案通告美國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在二十五日照覆國聯行政院主席婁洛：『頃由駐瑞士美國公使轉來閣下照會，內容列有國際聯盟議決案，敬悉其中兩點，並悉已將內容照會中日兩國政府。茲向閣下申述，美政府對行政院代表國際聯盟表示之態度，充分同情，並將以同一態度，照會中日。余已經敦促停止戰事，並撤退現時危險地點軍隊，並將繼續熱切工作，恢復和平』云。在前一天，史汀生照會中日兩國政府云：『美國政府鑒於美國人民懇切之意願，以爲國際關係應以和平原則與方法爲依歸。並鑒於國際訂有條約數種，其規定條款，意在設法調解各國間爭論，而不至使用武力。美國亦爲其中數條約訂約國之一，故感覺理應向中日兩國政府表示，希望其命令軍隊，避免再有戰事，各自調處其軍隊，令符合國際公法與國際協定，並避免足以妨礙用和平方法達到解決歧見之舉動』云。這是美國對中日事件的第一次表示。我國民政府當即覆電表示謝意；日本則照覆美國，謂『不願有事外國家作任何調解舉動』。

王外長被毆 外交部長王正廷，當此巨變，事前既不能防患未然，事後也竟一籌莫展，遂爲國人所集矢。二十八日，南京各個學校的學生，結了隊向政府請願，先到中央黨部，再到外交部，闖進部長室，王正廷當場被毆受傷，後經左右的人救出，破牆而逃，王氏因此事變發生後，也就辭去了外交部長的職。

錦州的被炸 日本佔據了遼吉以後，遼寧省政府就遷移到錦州辦公了。日本方面仍迭予威脅，屢次有飛機前往擲炸彈。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，大批日本飛機到錦州炸轟，省政府臨時所在地的交通大學一帶，中彈甚多，車站附近的損失尤大。無辜民衆及鐵路人員，給日機炸斃的不計其數。北甯路沿線遭破壞，到處被日本飛機所蹂躪。足證日本的野心無已，國際輿論益爲激昂。

美代表列席國聯會議 自從國聯九月三十日決議以來，日本非但不遵守撤兵的誓言，更發生了轟炸錦州的暴行，國聯行政院特提早於十月十三日開會。開會後，日本方面堅持着由中日直接交涉，中國則加以嚴厲的反對。國聯行政院因爲美國是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的簽字國，對於滿洲事件，負有法律的責任；爲了增進國聯處理這事件的力量起見，決定邀請美國參加。日本代表表示反對。於是在十五日晚上舉行票決，結果爲十三

對一。投反對票者只日本一國。美國代表吉伯特，遂應國聯之請，而參加會議了。

日本提出五項基礎大綱 在國聯行政院開會期中，日方於二十日提交行政院主席白里安五項基礎大綱：一，中日相互締結關於對方領土完整之條約，作不侵犯之表示；二，一切反日方式（包括抵貨在內）永遠停止；三，保證日人生命財產之安全；四，償還日款所築鐵路之債務，并承認現行之滿洲鐵道建築協定；五，承認現行條約權利（包括日本在滿土地商租問題）。這五項大綱，在當時一般都認為日本又在提出『二十一條』了，極其憤慨。

非戰公約的試用 國聯行政院會議，令簽訂非戰公約的各國政府，分別通知中日政府，注意非戰公約第二條，應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。十九日，非戰公約各國的駐在南京和東京的使節，通知中日兩國政府，注意尊重公約第二條的規定。我國政府於二十日答覆各國，謂中國極力援助國聯策劃永久制度，保障此項政策此後在遠東之永久遵守。日方對此，則無明顯之答覆。

國聯第三次決議 國聯行政院自從十月十三日再度開會以來，連日會議，到二十二日下午，白里安宣讀一個決議草案，其要點為：『行政院依照其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，

並知悉除中國援引盟約第十一條外，多數政府並曾援引非戰公約第二條。一，茲更申各國政府在該決議案中向行政院所作之允諾，尤其日代表之撤兵聲明，及中國代表保證日僑生命財產之聲明。二，重申兩國政府已保證避免使現狀愈趨嚴重之舉動，不得訴諸任何侵略政策或舉動。三，重申日方之聲明，謂日本在滿洲並無領土目的。四，深信實踐此項保證及允諾，為恢復兩方通常關係所必要：甲，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開始將軍隊撤至鐵路區域以內，俾在規定之下次開會日期以前完全撤退；乙，要求中國政府履行其保證負責保護在歐洲一切日僑生命安全之允諾。五，建議中日兩國政府，應立即特派代表，協定實行關於撤兵及接收撤退區域所有各事之細目。六，建議一俟撤兵完成後，中日兩國政府開始直接交涉兩方之懸案，為此目的，行政院提議雙方設立調解委員會，或類此之永久機關。七，決議延會至下月十六日，授權行政院主席，認為必要時，得提前召集會議。』日本方面對於這個草案不同意，提出了五條對案。二十四日投票表決，日方的對案，以十三票對一票而遭到否決，贊成的只有芳澤一個人。國聯行政院就在這種結果之下閉會了。日本政府則於二十五日發表聲明書，謂國聯的決議案沒有得到全體一致的同意，不能有效。而日本軍部，則同時決議增兵滿洲。我國政府於十月十一日任命顧維

鈞張作相等爲接收東北委員，遵照國聯決議，準備接收東北失地。並於十月二十七日照會日本政府，請其遵照國聯決議，進行撤兵。日本於三十一日照覆中國，希望贊同牠的五項基礎大綱，關於撤兵的事，由兩國直接商談。這就是日本方面要想在五項基礎大綱之下行直接談判。

天津事變的發生 在國聯即將繼續開會，而一方面日本在盛行侵略黑龍江的時候，天津事變突然於十一月八日的夜間爆發了。在八日夜間十一點鐘的時候，突然有便衣隊從日租界衝出，向華界襲擊，一時槍聲四起，無辜市民中流血者甚多。幸地方當局已預先偵知，早已有防範了，所以當便衣隊向華界襲擊的時候，保安隊立即應戰，迎頭回擊，未得大逞。日租界乃故事張皇，到處堆積着沙包電網。各租界也都以爲不測之禍，迫在眉睫，相繼戒嚴，於是繁華的天津，頓時變成了路斷行人的死市。其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這幾天，便衣隊迭次襲擊華界，均未得逞。而日本軍隊亦乘機攻擊，日兵竟公然將我二區六所佔領了。後來經過中日兩方會議辦法，到了十六日才決定，華方先將中日交界三百米突外正對日租界的防禦工事拆除，在這個地帶內，以徒手警察代替保安隊。因爲中國方面的遷就退讓，一時保持着苟安的狀態，可是到了二十六日，又有第二

次日兵砲擊華界的事發生。就在這個混亂的時期內，土匪原挾了溥儀東去，這是日本人製造偽國的第一步。

黑龍江之役 當天津事變的時候，日本對黑龍江的侵略正在進行中。因為，日本佔了遼吉以後，就要想北犯黑龍江的，但是當時黑省代理主席馬占山不爲日人的威脅所屈，利誘所動，所以日人必須想把他去掉才快意。於是，日本人就利用洮南鎮守使張海鵬爲漢奸，叫他進攻黑垣。馬占山拆去嫩江橋，以事防禦。可是日方竟稱南滿路對洮昂路有借款關係，嫩江橋應由日方派人修理，如果有妨礙這事的，便認爲對日軍有敵意，決以武力相待。十一月四日清早，日軍飛機到昂昂溪站散發傳單，到十一點鐘以後，日軍就開砲向北岸轟擊。我軍因爲自衛的原故，就向日軍抵抗。從此，日軍迭有攻擊，均不得逞。乃復補充實力，於十三，四等日，猛烈進攻。馬占山率一旅孤軍，與敵軍鏖戰於冰天雪地之中，頗予暴日以懲創。在不抵抗的空氣，馬占山的忠勇衛國的精神，誠爲國家吐氣不少。到了十八日晚六時，馬占山因爲彈盡援絕，乃下令撤退洮昂各防線的軍隊；十九日，日軍入齊齊哈爾，至此，黑龍江也就入了日軍之手。

國聯三度會議

國聯行政院第三次決議，本是限令日軍於十一月十六日撤盡南滿路